

复旦大学纪念新闻系成立 90 周年时，有张老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张新闻系部分师生与陈望道校长的合影，其中第三排左一那位俊朗的青年教师，不是我时常忆起的张四维先生么？

# 师恩难忘

杨斌

照片摄于 1952 年 7 月，那时我还没出生。我与张先生相与往还，是在 34 年后的 1986 年。那一年，我被录取为新闻系硕士研究生，师从林枫教授。

秋季开学后的一天，国际新闻研究生班的一位同学对我绘声绘色地说：“今天张老师在讲评入学试卷时夸你了，说有一道文言标点翻译题，只有你把微妙之处都答出来了。”她所说的张老师，就是张四

维先生，那道古文题，则出自南宋邓牧的《文说》。我是 70 届初中生，其实只上到小学 5 年级。1978 年，侥幸考上大学，才开始好好

读书。那年新闻系的硕士生招生名额少，一个专业只招一名，幸亏我在“语文与写作”这份试卷上得了高分，方被录取。虽说“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但是如果没有张先生的提拔，我这匹 32 岁的驽马，又如何能够达成此功呢？

于是我很想见见张先生。每周到系里去见导师林先生时，我总要到资料室张望一下，希望能在那里

碰上张先生。可是张先生很忙，除了授课、带研究生，还因为课讲得好，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也来请他，大半个学期过去了，竟一直没碰上。同宿舍的徐炯比我小十岁，彼此却很谈得来，他的导师就是张先生。第一学期快结束时，张先生想再找个研究生帮忙阅判空政学员的期末考卷，徐炯就推荐了我。

第一次见面，我有些局促。先生高高的个子，面容清癯，目光深邃，“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三言两语，就用亲切驱散了我的拘谨。

先生是北方人，心却很细。那时还没空调，冬天怕我们冷，他总是把窗帘拉开，拿走遮挡阳光的物品，还问我们要不要热水袋。夏天再去时，又把窗帘拉上，把热浪遮挡在外，每人身边放一台电扇。照理说，老师有事，弟子服其劳，完全应该。可是每当我们忙完，走出书房，客厅的餐桌上总是摆满了已经做好的饭菜。这一上午他也在忙，忙着采买掌勺，用丰盛的午餐犒劳我们。

除了每年两次阅卷，有时我们也会到先生家闲谈。先生爱听我们



说社会上的新闻，而我们则更喜欢听他结合时事讲新闻技巧、谈复旦往事。有一次，我们三人围坐在书房，谈到 1949 年前的复旦学潮，说到激动处，先生竟忽地站了起来，模仿学生领袖的动作，我们不得不仰面视之。

时间长了，我感觉自己在本师之外，又多了个导师。一天，徐同学扛了一套《史记》爬上四楼宿舍，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张老师让他通读一遍。起初我有些纳闷，旋即明白了先生的用心。《史记》不仅秉笔直书，叙述简繁得当，且在绝大部分作品的开篇或结尾处，有一段“太史公曰”，对所记之人和事进行扼要的议论，类似现在的新闻评论。一定是先生认为，当记者也应掌握这项基本功。

毕业后，我阴差阳错地进了机关，未能继续当记者。为此，直到 1992 年，先生还给我写信，勉励我安心工作。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才得知先生已经故去，怆然久之。

50 后能上大学的，很少；进而读研究生的，更少；而我，由于张先生的拔取，实现了到复旦学习深造的梦想，而且入学之后，能和授业弟子一样登堂入室，亲承警款，何等的幸运！

我感恩那个年代，感恩张先生这样提携后进的良师！

那年暑假，我转学进新建路小学读六年级，第一天就哭成了泪人。这里怎能和我读过的澄衷小学比！操场光秃秃，连棵树都没有；一排平房又矮又旧；除了教室，没有饭厅、大礼堂，没有图书馆、阅览室……我哭着喊着，不要在这里读书！

陆冠军老师来了，他拍拍我的肩，没说一句话，像变魔法似的拿出一本书。爱看书的

我，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进校的第一天，班主任陆先生看见的是满脸泪痕、大吵大闹的我，但他似乎忘记了这个不堪的形象，一直很喜欢我。

学校真的没图书馆，我每天从家里带书去，有空就看，下课也不出去玩。有一次我捧着《俄罗斯童话》正看得入神，陆先生走进教室，他看了封面说，是本书。我正想接着看，他拉我到操场，要我们一起跑步，我噙着嘴不肯跑。他说，书再好也不能没节制，眼睛坏了还怎么看书！我只好跟他跑，一圈跑完，上课铃响，我哭了。陆先生很奇怪，好端端的，哭什么？

“我刚才在看一个有趣的故事，上课了，看不成了。”陆先生哈哈大笑说：“世界上的书，哪里看得完！你去当个作家编故事，比看书有趣得多。不断写出书来，不仅自己好看，还可给更多的小朋友看。”

那一年，我 11 岁，第一次听到作家是编故事的，小小的心被点亮了。这以后，陆先生常从家里带书给我，还在办公室和我聊书。有一次我说，小姑娘隔了很厚的垫被，还被小豌豆硌到，哪有这种事！《豌豆姑娘》是安徒生乱编的。他说，世上没有的事，书里都可以有。作家把人们不了解的、不可能的事编出来，这样的书，人们才爱看，作家就是那么了不起！将来你也去编故事写书，当作家。我使劲点头，这是第一位为我设定目标的老师。

有一次许多老师来听课，校长也来了。陆先生读我的作文，很得意的样子。他叫我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的尖笔头，作文写得好极了！”校长带头鼓起掌来。这以后，同学们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尖笔头”，我心里美滋滋的。

陆先生兼教体育。我听说人直立行走，血不能顺畅地流向脑子，所以有时候会很笨。我

信以为真，第二天上体育课，趁人不注意，在双杠上头朝下吊着，呼的一声，我掉了下来，头磕在地上。我哭喊，以为自己哪儿磕碎了。陆先生一把抱起我，向卫生室奔去，脸都吓白了。

卫生老师对我仔细检查后说，没问题，陆先生还是不断地问，会内出血吗？眼睛看得见吗？我嫌他烦，想逃走。他拉住我说，脑袋开了花，哪里还编得出故事？作家当不成了！吓得我赶紧保证，下回不皮了。

一年后，我们站在操场上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发了毕业证书，陆先生给我们发奖品。他笑呵呵地说：“叶良骏是我们班、我们学校的‘尖笔头’，她将来要去编故事、当作家，我们祝她早日实现这个理想。”他举起一包铅笔，抽出一支削得尖尖的笔说，送给你。全体同学欢呼起来：“尖笔头，尖笔头！”

这所小学是我读过的所有学校中最简陋的，因为有了陆先生，成了我难忘的好学校。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捧起自己的书，就会想起那个温暖的春日，陆先生说，你去当个作家。我早已梦想成真，但我一直未能再见到这位好老师。很希望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他会偶然读到我的书。然后，疑惑地问，这个叶良骏，是那个小小的“尖笔头”？好想大声回答，是我是我，就是我！他会听见的吧。



# 再跨前一步

周钰栋

近年来，有关部门投入资金对沪上一些老旧小区进行了“微更新”。“微更新”中有两个更新项目，一是给楼房外墙重新粉刷一遍，二是给各家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空调外机统一用铝合金材质的格栅条围挡起来。可就在实施这两个更新项目的过程中却忽略了一项不该忽略的安全措施，即给空调外机机架做加固处理。

要知道，沪上一些老旧小区住的大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而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使用的空调往往也是上了年纪的。这些空调早已是锈迹斑斑，机架也出现了锈蚀，成了悬在居民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若想消除这一安全隐患，光要求这些上了年纪的居民去做，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如今，有关部门既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将老旧小区房屋的外墙做了粉刷，为空调外机统一做了围栏，那何不顺势而为再跨前一小步，抬抬手给空调外机机架做个加固处理呢？如今，整个小区已是很美观了，在安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一定会更出彩！

说夏天的火热和欢乐都是为了唱出来的绝不知了。知了的唱腔高昂激越，仿佛将蛰伏地

下数年修炼的内功，汇聚于夏，让原本认为它聒噪的人们，体验其特立独行的精彩，收获夏的馈赠。

知了与夏天是有约定的：夏天的绿肥红瘦，让知了当仁不让领衔昆虫界放歌，也让无愁少年玩出游戏的新花样。

如今，早年受知了欢唱诱惑的少年，已然人到了中年乃至白发皓首。那些年的暑假午后，在门窗敞开的室内，放下竹榻，用井水揩拭，放肆地躺在竹榻上，通体的凉爽掠过身

躯，在知了的催眠中体验凉热同享。知了的欢唱，像极了上海话唱词“热煞特、热煞特……”

且说，那知了几度修炼的内功，惹得少年大汗淋漓，也给出了取了绰号“野无知”（上海话对知了的叫法）；其实，说少年“也无知”倒更贴切。不满足隔空倾听知了歌唱的少年，脑洞大开欲与“野无知”零距离：用面粉反复揉捏，直至有了很强的黏性，再将其粘在竹竿顶端，作为捕

小区里，几个孩子，为了一只西瓜，发生了争执。一个孩子说：“瓜不错，很甜。”另一个孩子直摇头：“这个西瓜一点也不甜。我爸爸买的西瓜，那才叫甜。”他买的每个西瓜，都特别甜。”

这个孩子我见过，隔壁楼的。我曾特地学了些挑瓜经验，可依然经常会买到半生不熟的瓜。看来，这孩子的爸爸一定是个挑瓜能手，说不定能跟他学些有用的经验。我问他：“你爸爸种过西瓜？”孩子直摇头。

我又问他：“你们家是卖水果的吧？”小孩子不高兴了：“我爸没卖过西瓜。”

于小笼里的知了了，还未被少年驯化就已经夭折，只留下少年的无奈惘然。夏天，是知了的网红季；秋风起，它们又将进入新一轮的地下蛰伏期。生生不息，还未行远，已期待未来夏的火热、夏的快乐，网红季亦是知了的永恒季。

今夏正在走远，未见粘知了的少年……

早读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一直感叹诗句所描绘的那种荡气回肠，可竟没想到三山就在自己的家乡江宁，于是总惦记着什么时候亲自去感受一下诗中的意境。趁着空闲，骑自行车，我也去找寻那传说中的“三山”。

其实“三山”并非三座山，而是位于南京城西南江边的一座有着三个峰峦的小山。《景定建康志》载：“其山积石森郁，滨于大江，三峰并列，南北相连，故号三山”。为了查找原文，我买了这套书。书载三山原有凸出于江中的部分，称为“三山矶”，上有“三山寺”，为明洪武年间所建。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就陆续有人对“三山”又咏又唱，比较喜

那怎么会有挑瓜的本事？孩子有些急了：“不信拉倒，反正，我爸爸买的西瓜，就是特别特别甜。”只见他用手一指：“我爸来了，不信你们问他。”孩子转身对男人说，“爸爸，你告诉他们，你买的西瓜是不是总是甜的？”

男人有点蒙。我解释了一下：“刚才听你孩子说，你买的西瓜总是特别甜，所以，想向你讨教一下挑瓜的秘诀。”

男人笑了，对孩子说：“你先回家吧，我跟叔叔说会儿话。”孩子们一哄而散了。我和男人找了一个长椅，坐下，闲聊。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的挑瓜经验。

男人笑着说：“我哪有什么挑瓜经验啊，不瞒你说，我也经常买到难吃的西瓜呢。只能说，他吃的西瓜，都是甜的。”

原来男人的儿子从小有咽炎，天一热，就容易发作。医生建议，夏天可以让孩子多吃些西瓜，润喉、消炎，比吃药好。但孩子偏偏从小不爱吃水果，更不爱吃西瓜，他嫌西瓜子多、不甜。以前，家里吃西瓜，一瓣瓣切好了，孩子只肯吃尖子上面一点点。那是西瓜的心，甜且没有瓜子。爷爷奶奶为了让孩子多吃一点西瓜，就干脆让孩子把每瓣西瓜的尖子，都吃掉。“只吃尖子那一点点。弄得我们家的西瓜，都是被啃掉一小块的。可是只吃尖子，剩下来的都让别人吃，这不是惯着孩子，纵容他的坏毛病吗？”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们吃西瓜，不再切成一瓣一瓣的，而是像饭店里那

看山似乎近在眼前，其实不然。骑车来到山下，才发现山没有想象中的雄伟。山头山，覆有丛丛灌木。草盛木稀，有几棵山松挺立，并无想象中的“名山隐古寺”之感。山有几座小峰，一座略高，其余似在有无之间；北面是滔滔长江，其余几处已被高高低低的住宅包围。

看到一直向往的山被岁月的风尘侵蚀得如此面目，心中不免怅然。山脚下有位老者，经营着一家小店，看到我们失望的情形，便与我们聊起了此山的传说。据说在明朝以前，山上有座

小庙，后来一次，朱元璋被敌军追赶，慌不择路，来到此山，见到小庙便一头钻了进去。说来也神奇，门口很快被蜘蛛结的网给封住了。敌军来到门口，一看庙宇荒废，门口是一层密密的蜘蛛网，料无藏敌，便用长枪胡乱搅和了一下后离开了，朱元璋逃过一劫。当时朱元璋暗暗发誓，以后有朝一日当上皇帝，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后来此君真的当上皇帝，不食前言，大修庙宇，赐名“护国寺”。

山不在高远，水不在深淺。面对水天一色的大江，看野草蓬勃，浮云悠悠，涛声依旧钟鸣不再，有点思绪缥缈。不过，2019 年 10 月再访，已围圈改建，准备再造景点；只是原先的小店也不知所终，自然也寻不到店主了。

渐行渐远的三山

沈成兴

西瓜呢。只能说，他吃的西瓜，都是甜的。”

原来男人的儿子从小有咽炎，天一热，就容易发作。医生建议，夏天可以让孩子多吃些西瓜，润喉、消炎，比吃药好。但孩子偏偏从小不爱吃水果，更不爱吃西瓜，他嫌西瓜子多、不甜。以前，家里吃西瓜，一瓣瓣切好了，孩子只肯吃尖子上面一点点。那是西瓜的心，甜且没有瓜子。爷爷奶奶为了让孩子多吃一点西瓜，就干脆让孩子把每瓣西瓜的尖子，都吃掉。“只吃尖子那一点点。弄得我们家的西瓜，都是被啃掉一小块的。可是只吃尖子，剩下来的都让别人吃，这不是惯着孩子，纵容他的坏毛病吗？”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们吃西瓜，不再切成一瓣一瓣的，而是像饭店里那

看山似乎近在眼前，其实不然。骑车来到山下，才发现山没有想象中的雄伟。山头山，覆有丛丛灌木。草盛木稀，有几棵山松挺立，并无想象中的“名山隐古寺”之感。山有几座小峰，一座略高，其余似在有无之间；北面是滔滔长江，其余几处已被高高低低的住宅包围。

看到一直向往的山被岁月的风尘侵蚀得如此面目，心中不免怅然。山脚下有位老者，经营着一家小店，看到我们失望的情形，便与我们聊起了此山的传说。据说在明朝以前，山上有座

小庙，后来一次，朱元璋被敌军追赶，慌不择路，来到此山，见到小庙便一头钻了进去。说来也神奇，门口很快被蜘蛛结的网给封住了。敌军来到门口，一看庙宇荒废，门口是一层密密的蜘蛛网，料无藏敌，便用长枪胡乱搅和了一下后离开了，朱元璋逃过一劫。当时朱元璋暗暗发誓，以后有朝一日当上皇帝，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后来此君真的当上皇帝，不食前言，大修庙宇，赐名“护国寺”。

山不在高远，水不在深淺。面对水天一色的大江，看野草蓬勃，浮云悠悠，涛声依旧钟鸣不再，有点思绪缥缈。不过，2019 年 10 月再访，已围圈改建，准备再造景点；只是原先的小店也不知所终，自然也寻不到店主了。

渐行渐远的三山

沈成兴



梦 (素描) 杜雨宸

瓜，都是甜的，就像他每次吃到的那碟一样。”我恍然大悟。我没能从邻居那儿学到挑瓜的经验，但我学到了爱的智慧。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